

我是东北大法弟子，在马三家集中营绝食7天后，获无条件释放。这是大法的威德，是师父的慈悲，使我重获自由。

我是2000年9月22日被非法抓到马三家集中营的，在这之前，我曾多次以生命护法。99年7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被抓，被公安局副局长李有六次踢倒，遍体鳞伤。2000年3月2日，我再次进京护法，被当地公安认出，他问我7月份那次被他暴踢后在家趴多长时间，他自己说（那个伤势）就是住院也得半个月能爬起来，就算弄得再好也得三个月，可想而知，暴徒踢得有多重。在这期间，除了皮肉之苦外，我曾多次绝食，以抵制邪恶的迫害：3月在抚顺拘留所与132名同修一起绝食，13天后我被释放。3月27日又被非法送入所谓的“强改班”，绝食9天，无条件回家。7月18日进京，被非法拘留后绝食抗议，被强行灌食，造成胃出血，最后无条件释放。8月25日，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，被骗到派出所后被绑架到了马三家集中营。

一到马三家，邪恶之徒们首先把我携带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，连归拢都不让归拢就忙着给我洗脑。我牢记师父的教诲“用理智去证实法、用智慧去讲清真象、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。”邪恶之徒们采取了轮番作战的战术，4天4夜，毫无效果。从第5天对我的体罚开始了，叫我大头朝下蹶着，手不许扶任何东西，我有些不稳，队长上来一脚将我踹倒，并且立即叫我站起来重新蹶着，我说蹶不动，不能蹶，但我决不会屈服、决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，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把队长气得没有办法，拿出手铐说不转化就铐上，我说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被铐、被吊、蹲小号吗？北方10月的天气是很冷的，我被整天整夜地吊着，当时我被冻得发抖，要求加件衣服也不被允许。后来我就发高烧了，即使这样，邪恶之徒在我面前骂师父、骂大法也被我义正词严地制止。她们说我抗拒改造，体罚进一步升级，由原来晚上还坐一会儿，改为吊在最高档，整天整夜地吊着，上厕所都不给放下，整天在小号里吃，在小号里拉。到后来，大腿肿得没法形容，连蹲都蹲不下，撒尿站着撒，排大便只能趴在地上排。看守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找到大队指导员，这才放下来让我在能够坐在地上的位置上铐着。我仍不屈服。她们威胁我说，再不接受转化，就用改装的电棍，比一般电棍电流量加一倍，就你的体格，根本就顶不住。我想：你们来吧，反正就这条命豁出来了。吊了15天，我根本就没有一点松口，邪恶之徒便准备电我，结果一查有心脏病（实际是演化的），并且高烧39.5℃，她们怕出人命

大法弟子以无坚不摧的正念征服了马三家邪恶

担责任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
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，邪恶之徒们对我采取了各种体罚绝招，什么蹲方块，在一块只能容下双脚的方砖上蹲着，从9点蹲到后半夜1点才让上床，起床后除了吃饭，上厕所外，一天蹲十几个小时，站都站不起来，只好扶着墙上厕所，但是大法弟子的意志是无比强大的。尽管这样，我决不低头，决不服输，决不背叛自己的信仰，决不背叛伟大的师父。他们后来又采取照镜子，面壁，各种办法都用了，我就是不屈服，最后把男劳教的叛徒请来做我的洗脑工作也无济于事，最后她们只好对我妥协，不再给我洗脑，正象师父说的那样“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”

在马三家集中营的魔难里，我越来越成熟了。我们也接到了《窒息邪恶》和《除恶》等经文。师父及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，揭穿了邪恶之徒的画皮，逐渐改变着环境，改变着我周围的人。在原则问题上，我决不含糊，不管谁来做我工作，首先声明：1、不允许可耻的叛徒在我面前称师父，因为她们已经邪悟了，不配称师父。2、不允许邪恶之徒歪曲我师父讲的话来给我洗脑，因为我师父讲的法理是真修弟子用以指导修炼的，决不允许她们来搞破坏。不管是大会、小会，人多人少，只要我在就坚决制止。开始她们不让我讲，我说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就要讲，你们割了我的舌头，我也要哇啦。后来她们拿我没有办法，只好依我。所以我的牢号里没有人敢说我师父一个“不”字，没有人敢散布邪悟，用那个可耻的叛徒的话讲，别的室都是邪悟的管坚定的，我的这个室是坚定的管邪悟的，称我们室为“特区”。

我对邪悟者的态度是原则问题针锋相对，决不含糊。在其它问题上，我尽量地以我的慈悲来挽救她们，尽管她们暂时作了可耻的叛徒，但她们仍然有机会回到修炼的队伍中来，大慈大悲的师父还在等待着她们的洗心革面。我们都是因为证实法、讲清真相才被非法关押的。她们说叛变后3个月就可以回家，可是现在有的6个月了还没回家，说明这里尽骗人。我对她们摆事实，在这里帮邪恶势力做的坏事越多，邪恶势力越不放你们走，你们首先应该争取自由。在我的启发鼓励下，二所派来洗脑的叛徒首先对教养院提出质疑，狱方回答说政策变了，变成叛徒后7个月才能考虑让你们回家。我利用这一点，唤起这些叛徒的良知，要为正的因素负责。我

们于5月27日绝食抗议，迫使教养院马上落实政策，最近还将放回一批。

在这次魔难中，我鼓励因一时迷惑而被迫叛变的人：下次再不放人，要坚决

采取措施，我们坚定的大法弟子死了，邪恶势力都怕被曝光，你们被迫叛变的人如果有生命危险，她们更害怕。你们是有期徒刑，我坚定修炼的是无期徒刑，所以我决定绝食，抗议邪恶势力的无理关押。如果我死了，给大家开条路，如果我成功了，说明我这样做是对的。所以在绝食期间得到这些误入歧途者的支持，等队长得知我绝食，已经是第4天了。第5天，开始对我强行灌食，说是挽救我生命。我坚决地说：你们真想挽救我生命，那就放我回家，只要走出教养院，不用采取任何措施，我马上就吃饭。她们说那么多到期的还没放呢，能放你么？我说我想活，想活得有意义，这无限期的关押我不承认。但如果以我的信仰为代价换取自由，我生不如死，所以我宁死也不叛变，所以我以死为代价来争取我的合法权益。明确告诉她们，灌食我是不会配合的，后果是以生命为代价，否则，我就是助长你们长期折磨我；我在抚顺已有过因灌食造成胃出血的经过，这样只能让我死得更快。尽管这样，她们还是找来一帮人，把我摁住，强行灌食，可是不管她们采取什么措施，反反复复十多次，胃管就是下不去，只好作罢。一个医院的干警说：你的功力太强了，炼得真行。绝食第7天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成功了，她们无奈地只好放我回家，我终于堂堂正正地从纳粹集中营式的马三家走了出来。

在教养院征服邪恶势力的过程中我曾做囚歌一首：

一个声音高叫着：

你放弃真理吧，给你自由。

我渴望自由，但我深深的懂得

一个修炼者高贵的身躯

怎能从狗的洞里爬出。

狂风，你怒吼吧

沙尘暴，你肆虐吧

哪怕你卷来“卖国求荣”，“汉奸卖国贼”的狂澜

又奈我何？

收起你那唬小孩的鬼话吧

明知头上三尺有神灵，竟敢信口雌黄？！

我坚信师父的话：

“邪恶逞几时，尽显众生智。

此劫谁在外，笑看众神痴。”

我坚信：

法轮大法的佛光必将普照寰宇。

写完后我把它交给了来给我洗脑的可耻叛徒，并上交给了队长。